

生命之詩

在博客來漫遊到了兩點三十分，深夜。關了機，騎著那缺了一邊照後鏡、二手陪伴我四年已經有感情老舊嘎嘎聲機車到了小屁的住處，取出她替我備份的鑰匙，喀啦，進門。

幾坪大的套房，小屁窩在她那雙人床上，撐著她結膜炎的腫右眼說：喔，我以為你不會來了耶，你不是說要在家寫東西嗎？我邊脫 crocs 說道：我也睡不著啊。

一點半時，小屁來了簡訊：換我睡不著了。

那時我正逛著博客來的網頁，認真的湊著三本小說就有七五折優惠。選了《白噪音》、早就弄丟的《少年小樹之歌》和莫名其妙便宜的整套《源氏物語》，順便加購了之前在誠品翻閱起了興頭的《噬夢人》，媽的，過了新書出版月只剩九折優惠。另購了郝譽翔的新作，打算買來與《逆旅》、《幽冥物語》做個對這個作家的臆測和自以為是的靠近。《馬奎斯的一生》和《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等書一起放進購物車。如往常中蠱般按了國內、結帳。

轉過身觀看地面上箱箱未拆封的博客來紙箱，其一包裹著米蘭·昆德拉的書籍們，包括《玩笑》、《笑忘書》喔，多到當初訂購時真是開玩笑；其一是川端康成《金閣寺》夏目漱石《心鏡》等日文大作。總是先將它們帶到我的身邊，卻無法輕易進入它們的世界。看電影，礙於精神官能障礙，常人只要一次就能懂的基本情節，我需要兩次。自己稱作二見鍾情。

十年前檢測出來的強迫症、強迫思緒，清楚流竄的消耗我生活的能量。高中時，段考前，按著腦額葉叫疼，用頭撞牆，希望能清醒些，將恐懼感驅走，讓腦袋空出來，讓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在我的意識中流動，往往不可行。眼皮如鉛鑄、沉重，閱讀時總會跳行或者文字像是打水漂、啪、啪、啪、啪，輕易的跳走，進到池心時，往往掉落強迫思緒的黑洞裡。強迫症，醫生側著臉說來自於爸媽憂鬱症的遺傳，定了罪，解釋了為什麼從小我睡覺總不能安穩，總要擔心自己尿床而起身明明沒半滴尿卻到了廁所拼命擠膀胱；或過年時在眾人面前做出把腳底舉起來用舌頭舔的動作嚇到所有人；國中時擔心班上成績最差同學會傳染考最後一名的病給我於是念茲在茲的害怕「最後一名病毒」。聽起來往往荒謬，但是這份強迫思維，卻實在的在我腦中建構出恐懼與焦慮，憂鬱像黏稠的柏油，鋪不好總要不斷的再鋪〈內有貪污的黑心埋藏著〉，造成路面上的坑洞，好醜陋。

二見鍾情，第一次只是建構，第二次才能感受。花了百分之五十的精力抵抗強迫，所以我總是邊閱讀邊按著腦額葉〈有時候總想說如果把它切掉，會不會生活的輕鬆些〉，努力的先架構出一個大概。直到第二次，在安靜無聲，完全的放下手邊工作，選一個最舒適的姿勢後〈強迫症還是會搗亂〉，再重新閱讀，才感覺到文字的能量進到我的身體內。凡事都要兩倍的時間，但我卻沒有常人兩倍的生命。

兩倍的時間，於是乎，累積了越來越多的書籍與電影在櫃裡，擱著，等我。還是沒有放棄成為一個創作者，不，不是沒有放棄，而是執著。於是博客來成為我很好的朋友，我超挺他，他每一齣戲或者有甚麼動作我都呼應，進而堆積了滿滿

的一屋子的書，包括正在我身後的，《原子小金剛》套書。

在小屁的廁所沖腳，把 crocs 內的泥沙沖掉，強迫動作跑出來嬉鬧了，於是開水，沖腳，關水，漱口，走出房門拿起煮過的水漱口〈因為國中時某次掀起了「自來水是我討厭的惡魔也可以輕易得到的水」後用自來水漱口後，總要再用開水沖洗口腔〉，煮過的開水在口腔內部嘩啦嘩啦三圈後吐到窗外後〈一定要窗外，且要下面有人行道，不要問我理由，此為沒理由的強迫行爲〉，腳不能踩到磁磚間的縫隙回到浴室開水，沖腳，關水，漱口，走出房門拿起煮過的水漱口，吐到窗外，不能踩到磁磚縫，開水，沖腳，關水…一切沒有理由，只造成內心漸漸到沸騰邊緣的惶恐。

「你頭又痛了嗎？」

小屁爬起身，身著台灣相思的鐵道紀念 T-shirt，緩緩到我身旁，用她練過啦啦隊的巨大力氣將我抱住，按摩起我的腦幹、頭頂心、前額。終於我喘著氣，慢慢平靜下來。

小屁將我帶到床上，用她大象抱枕〈是隻睡著的大象，很可愛，跟小屁長得很像〉墊在我的後腦，墊高，讓我舒服些。

「妳睡熟了嗎？對不起，剛剛看到簡訊，但是用博客來用太久，又買了幾千塊的書了。」

「沒關係，沒睡很熟。買書真的是很開心的事情耶！」

小屁總是不會指責我買書。而她總是說自己三十八歲時會成爲一個散文家。

「博客來連月餅禮盒都在特價了。」我在首頁看到的。

「感覺有點可怕，好像網路什麼事都做得得到。」

博客來只差沒有代客托嬰或者線上夾娃娃機吧？

「小屁，我覺得自己好鳥，什麼都不會。」

「屁啦，你超有才華的耶！」

「才沒有，我剛才跟一個高中同學，大學念室內設計的同學聊到『累積』，我感覺到害怕，我覺得因為強迫症的關係，我被關在一個空間十年，整整十年。和妳交往後有提起勇氣走出去，但是走出去後，發現十年間，世界都變了，這十年，雖然我活著，天天都有吃東西。但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些什麼。」

說著，我抱著小屁。小屁不瘦，甚至有點肉肉的，但總是暖暖的，抱起來，總讓我覺得甚麼都不用怕。抱著她時我腦中總浮現約翰·藍儂抱著小野洋子的畫面。

「才沒有呢，你之前當導演，不是拯救了你們系嗎？你們老師不是也說你導演很有天分？」

「因為我的戲劇系同學們都很厲害啊，況且，導演，某個時候，只是個看護人或者引導水流方向的角色。但是我真正想做的，是小說家。」

小屁一直知道我想要作個小說家或者說：說故事，唬爛維生的人。在跟小屁看完《生命之詩》後，我說了我想要當個像李滄東那樣的人。也跟小屁說我想要用一隻筆桿子撐起一個家，或撼動地球。小屁總是叫得很大聲說：耶，帥慘了。她

從來沒有想到我做不做得到的問題，只有我自己在困惑。小屁常常看著我拿著寶瓶、九歌新推出的新人作家的書，一同和我凝視著那些出生年月分比我們都小，但是已經在這個社會被某種程度的認可的人的作品。我總說：「小屁，我想要有作品，無關乎錢，就只是真誠的作品，說出很多重要的故事。就像英國人最驕傲的是他們有莎士比亞一樣，替台灣多很多人味。」小屁總回：「帥慘了！」

累積與沉澱，有的人是向上堆疊，我只能二見鍾情，頭腦無法應付那千奇百怪的資訊量，因此，我只能向下沉澱，慢慢來。見到許多媒體或者大眾認可的較我年輕之人，從幼稚時的嫉妒一直到了現在決定安穩做自己的一種寬容，總告訴自己：我只是還沒有準備好，慢慢來，因為我有夢。每次都這麼告訴自己，這麼告訴強迫症病發的自己，告訴著因為強迫思想引起的恐懼強暴了我的神經，所以連放輕鬆醒腦的打哈欠動作都會被硬生生的截斷，以漫無目的兩眼無神的亂走動、吃東西加速、用手猛槌自己的頭腦，的自己。

躺在小屁的雙人床上，吃了安眠藥卻異常清醒。說道：「其實我一點都沒有說故事的能力。」小屁聽完狐疑，因為她總是被我的唬爛愣得暈頭轉向。

「記得小時候玩樂高，我總是那個，乖乖照著說明書上組的人，組完之後，就不會拆掉。我買了好多組樂高，有救護車、皇家城堡、海盜船、太空中心，但是他們總是組起來就放著，我從來沒有想過把它們打碎，然後照自己的想像力把它們重組成莫名其妙的怪獸。直到有一天，堂妹來我家把那些東西拆掉，破壞。我就很恐慌，看著碎在地上的零件，就不知道怎麼辦，嗯，所謂的無所適從。

另外，皇家城堡壞人和好人總是照著他們的穿著老實的區分，從來沒有想過好人其實也可以當壞人，壞人其實也可以當好人。一模一樣的海上登陸，同樣的戰略，想不出甚麼特別的史詩級新玩法。

我就是那種，軌道車，會老老實實照著說明書上組的小孩，乖乖的買零件，老老實實的改裝，不會自己捲跑超快的馬達，用著正版的但是跑得一點都不快的田宮馬達。然後車子被其他所謂『三輪車』撞飛的小孩。」

「那你為什麼還想要當小說家？」小屁問道，我發現她牽著我的手，就像那每個我失去信心的時刻，她手很暖，我手卻很冰。

「因為自卑。看過一個哲學家的理論。所謂的專家都是出自於潛意識的自卑，某樣事物從本質上的比別人差勁，於是認真的鑽研那個項目，進而成為所謂的專業。因為我天生不會說故事啊，所以我真的很想變成那些很會唬爛，說了一個個魔幻、素描社會、或者改變別人一生的故事的小說家。」

她手很暖，我手很冰（我憂慮自己末梢血液循環不良，婦女病，焦慮自己的強迫症所引發的身體不健康）。而她總是說：「沒關係沒關係，涼涼的好舒服喔。」後，露出很滿足的安祥睡著的大象般的笑容，握著我的手緊緊的。但過幾天，會悄悄發現她桌上多了張食物陰性陽性表、蔬果汁特輯或六罐裝的旭沛蜆精。

●

李滄東的電影《生命之詩》，情節為一名與被父母棄養的孫子同居名美子的婦人，某日看了告示板上的廣告，參加了詩班，決定寫出生命中第一首詩。在用從未開發的知能去感受這個全新的世界時，美子的孫子涉入一起六人強姦同校女學生，女學生自殺事件。六位家長（只有美子為女性，其他皆為 40 歲左右的中年男子），預期湊出 3000 萬和解金，每人 500 萬，而現實面，美子完全無這個能力拿出這筆錢。不得已之下，美子向他看護的老人那取到錢，交出 500 萬。遞出時，五位男性家長說：「這樣事情就結束了，太好了。」美子問起：「這樣就結束了？」那人回：「是的。一切沒問題了。」

那五位男人曾經叫同身為女人的美子到受害者家裡與她母親談和。美子走在泥沙路上，踩到了剛落地的水果，拿出筆，抄下感覺。她看著田野看著婦人辛勤的背影，兩人聊起大自然。壓根子沒有提到被害、傷。

最後詩班結業式，只有美子交出詩作，卻沒到場。眾人同聲：寫詩好難。老師說：寫詩不難，難的是想要寫詩的心。

美子交出的詩，詩名《姊妹之詩》，美子的心與那位落水自盡的女同學合而為一，朗誦詩歌前幾句為美子之聲，後為女學生之聲，音軌收錄為自然之水聲、風聲、人類嘆息換氣說話清楚呈現之聲，電影結束前最後一個畫面，是從未露出正面的「完全沒有美貌可言」的女學生轉身對著鏡頭露出一份靜謐但澀的微笑。美子與女學生同寫下了一份對生命觀感、破碎但美麗的生命之詩。

●

被強迫症關了十年，出獄後，自己沒了身分認同與自我意識。十年間，往往將每日精神力量耗在如何驅趕他，殊不知越驅趕他反撲力量越強大。某天發現，自己有別於正常的大學生，筆電裏頭沒有自己的相片，沒有部落格，沒有 facebook，沒有自己的生活，這幾年來的日子，都沒有留下些什麼，看到同學會或者畢業團體照裡頭的自己，感覺到了陌生。

下定決心我也要寫出人生第一首詩後，如服刑結束，出了牢籠。將蓮蓬頭掛在牆上，躺在積滿水的淋浴間，如初次碰到水的幼獸，用毛細孔去感受、水、聲音，嘩啦咕嚕嚕，撇頭看了漩渦狀進入下水道的脈流，睜大眼睛伸出手摸了摸。

小屁（其實是她屁股很大所以逼我叫她小屁，只因為吸引力法則。特別的是她的臀部、腰、胸部都一樣大，與頭呈現一個標準的五頭身。）絕稱不上美女，但還是有自信勇敢的笑得很大聲，很有熱度，很阿莎力。

遇見她之前常在尋找：有沒有一種人，從血液基因裡面，就是樂觀因子，沒有所謂的起床氣、叛逆期，與家人不會有過熟後易怒的無禮，情緒調和、血清素滿

檔〈強迫症原因之一則是血清素分泌失調〉，一直保持著穩定的愉快。

父母親用著憂鬱症的面容跟我說：別傻了，每個人都有病。而我，卻總是傻傻的相信會有這麼一個上帝忘了給她鑽牛角尖機制的基因的女孩存在著，而我找得到她。

小屁有別於我過去交往過的女友，搪塞著一堆心靈勵志書籍或者當頭棒喝的說教，而是在我擔心自己百分百會下地獄時，說道：「最快樂的事，就是在地獄遇見自己喜歡的人喔！」然後開朗的露出大象微笑，答應我說別怕，她會在地獄陪我。

如果說嬰兒是父母基因的一加一除以二所發生的化學作用，那我這個躁鬱的原料，搭配了小屁的那二分之一的話，我會願意相信我的小孩，能放鬆能快樂，至少遠離我家族姓氏這端淵藪的憂鬱性格。

「在地獄一起被油鍋炸的時候，我們可以想想等一下炸完晚餐吃什麼。」小屁說。好像詩。

從認識小屁後，發現自己 mail 內常有壓縮檔郵件到來，內容是我與她出外的照片，她偷拍。檔案上有日期，幾年幾月幾日地點時間構圖主角配角事件起因情緒情感思想與拍攝者，總總建構出我的生活，我的樣子。我不再是消逝在歲月中慌亂撞牆做重複動作接近發狂的孤兒。有了相片、紀錄，獨照，或者我倆合照。印證某一時期我活著的樣貌，往後可蒙太奇出一段因為有了小屁而放開懷聞起花香被偷拍的我。

「你這張照片好像畫喔，帥慘了！」背景是在某藝文空間的咖啡廳，侍者與作品與我架構成三合一的鏡框式畫作。我終於拋棄穿了十年前的破爛外套，著小屁替我選購的新裝，側著臉耍帥。

檢視到某張我調皮把頭塞進舞龍舞獅的獅頭口內的照片〈後來還不小心把獅頭眼睛弄壞〉時，小屁在我耳邊說道：「你陽光的好調皮，帥慘了。」

陽光的好調皮。更像詩。小屁跨欄進我生命後，我四肢冰寒的婦女病狀態大量減緩。



飄雨了，我還正在趕去學校圖書館找「中國大陸房地產泡沫化與人民所得不均」的報告的資料的路上，拐了彎準備一股作氣朝山上衝，看見了白鞋伯伯。掀起了跟蹤的念頭，將車隨便棄路邊，口罩戴緊緊，鬼崇尾隨。

白鞋伯伯是個跛腳之人，年約 70，常在我們學校後門通往市區的山路上一跛跛的走著，由於不管他怎麼走，鞋子都是全新白暫，因此得了「白鞋伯伯」的稱號。劇本創作課，編劇老師要我們從身邊的人事物發想。對於弱勢朋友們有一份同伴感的我，好不容易從牢裡出來，有餘力，替他們創作發聲了，所以第一個劇本他們將會是主角。在課堂上提出：前幾天吃早餐，點了燒餅豆漿，搶了幾乎全

部的報紙貪婪的享用著。看到一個腦性麻痺，手短短腳也短短的男士，也點了燒餅豆漿，但是他扭啊扭，燒餅豆漿都掉到桌面了，還是用雙手夾起，以口銜接。他看報，更是一場歪七扭八的過程。但是特別的是，那個男士西裝筆挺，帶了束花，五官還神似楊一展，堪稱帥哥一枚。結帳後，他歪歪斜斜的自信一笑，離開早餐店。

我的發想引起班上同學們的共鳴，所有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貢獻出所有他們知曉的類似故事，譬如說：有一個死了弟弟的國中生，精神異常，住進精神病院，而他高中的哥哥裝扮起了他國小的弟弟，每天來探望他；一對有智能障礙的兒女的父母有多辛苦，他們老了怎麼辦？而智能障礙者的性慾問題怎麼處理如此云云…最後話題終結於白鞋伯伯是有一位同學提出：有一次看到那個伯伯在提款機提錢提了很久，卡一直被退出來。她狐疑之下靠近一看，發現原來是零頭剩不到一百塊。那位女同學說著哭了起來，然後大家都看過的白鞋伯伯的觀察故事一個個被抖了出來。

老師一句：你就寫這個劇本了，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真正的去觀察他，跟他做朋友，一次拜訪不夠，兩次三次，直到找到他背後的龐大 base。

而後，老師說了他在北卡大攻讀戲劇碩士時，那的乞討者，總是西裝筆挺，是緊緊意識著自己的人權，甚至行當比我們老師好。另外一次，老師在台北吃麵，看到了一位流浪漢搜著垃圾桶找食物吃。老師提著一碗特別買給他，熱騰騰的牛肉麵，說道：「給你吃。」然後心裡安祥的躲進巷弄觀看，他親眼看見那位街友朋友看著手中的牛肉麵，打開封口，倒進垃圾桶內，繼續他的翻找工作。

於是老師一聲令下，我被賦予了觀察的權利和義務。

好不容易又碰見了白鞋伯伯（前些日子冷氣團、腳受傷等，總之自己造就了一堆藉口），一定要像七龍珠裡面戴了檢測儀器的美人尖達爾好好盯仔細伯伯的一舉一動而後紀錄。

在腦中臆測了不下百種版本的白鞋伯伯的生世：孤苦無依之人、慈濟師姐在他家煮麵、兒女遺棄他、落魄的生活、被背叛的過往。甚至，甚至我已經在腦中編劇了一個劇本：一個小孩子喜愛吉他，鄰居為一位曾是拉二胡的跛腳伯伯（已放棄二胡），而是小孩子教起伯伯吉他，伯伯卻不肯學，原因是只要聽到樂聲就會想起過往痛苦回憶。堆疊劇情急轉後結局為，小孩子畢業典禮完，準備離開這座城市，而伯伯在他家門口，舉起吉他，為他演奏。Ok，劇場性，戲劇衝突，音樂性，搬演性俱足。甚至，甚至我已經狂妄的編織了一個沒有生命氣息、毫不尊重真實的劇本。

像特攻神諜按 R 鍵就可趴下或者躲避柱子後方，我盡一切表演課學到的能力，讓全世界感覺我是位正在找尋出租房屋的迷路學子。下了雨後，伯伯加速的拖著他其中一隻不能動的腳，晃到一個不起眼的檳榔攤前叫了一個女子的名字。一位腦性麻痺的女子出來，遞給伯伯一包大衛杜夫。

伯伯繞了遠路，執意跟那位女子買；他堅持抽一包 90 元的大衛杜夫，而不是

我原本設想的堆積整個客廳的黃長壽。伯伯聲音渾厚但沙啞，他朝向那位女子吼叫什麼我沒聽清楚，但看到他們倆像好朋友互相虧賸話、熱絡打屁，熟透。

就在伯伯離開檳榔攤那瞬間，我突然想要寫詩，突然有了寫詩的心，我從 converse 包內拿出筆，隨意抽出廣告紙，寫下了第一句：

每日求知必經之路上的花開了，你有發現嗎？

左手捏著紙筆，繼續觀察伯伯。他進到一堆巷弄中。

我猶如穿越神隱少女那空闊的車站迴廊，來到了一個迥異只存在於電影中的巷道社區。建於山腰，因此磚瓦的排列組合並不規律，地面高低差過大時，人比天強的用石頭堆積出道路，名為「登山街」的社區內，其走道只不過二台機車錯身之隔。像在直轄市中找到了南投鄉間僻壤，老人構成的世界，皆聚在門口聊天，或者在屋內看著電視而不開燈。低矮的窗櫺，抬頭一望都是破舊但用久了有感情像我二手嘎嘎機車的鍋碗瓢盆，不誇張我還看到紡紗機和磨米石臼。伯伯走在這樣的一個，隱藏在高雄市內的侯孝賢電影《戀戀風塵》裡才會有的景象。他停在其中一間小廟前，拜了拜。而後繼續行走。我如法炮製在那座由鄉民們共同出資於街角建造的保生大帝廟，對著裡頭暗矇矇的神明們點了點頭，希望祂們繼續在這默默守護這群老伯伯老奶奶。

這時，街角有個銳利的眼神射向我，為一老婦，如狼見外來入侵，毛都豎起來。我於是拿出手機假裝通話中。她依然豎著毛等著我。講電話時心想：何不從這位老婦口中問出伯伯下落？蒐集他人看法也是重要的觀察啊。於是放下手機胡亂瞎掰起來：喔，我朋友住這邊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放我鴿子對了我找房子…唬爛時找著一絲空檔想把話題轉入伯伯，但那老婦口吻江湖味，眼中殺氣使我卻步找不到縫隙插入，對於她，我是真正的外來客。我這種大學生，她口中讀冊人，像是輻射線一樣令她閃躲。發現伯伯不見後，我急忙向那位老婦道謝，追向老伯。

往巷內探索，路漸窄，每家旁皆有水溝，房舍呈現錯落不平的建蓋，令我訝異的是有些混凝土與燒瓦搭建的房子，沒有「門」這種設置，由外一探究可以窺見全貌。由於想描繪出最真實的劇本於是不停探頭窺視，結局往往都是偷到一位老人家縮在藤椅上看著《夜市人生》的畫面。靜謐、充滿腐朽、死亡氣味的空間，其旁，不搭的有兩隻狗在交配。看著公狗的腰奮力前後搖動。我寫下第二句詩句：

你有發現嗎？包覆在冷氣團裡、棺材旁的狗，很用力的在交配，創造新生喔。

終於在一家國技聲大響的鐵皮屋再度發現老伯，裡頭四個女婦，老伯在旁叨著菸。我前前後後來回不停探勘，想偷聽他們的對話，終於被逮到，一樣的藉口說我在找房。四位老婦七嘴八舌告訴我哪邊房比較便宜，哪家的兒子去當兵打算要租人，前面有個阿婆住四樓多一間房要不要去問問。下午三點鐘，上班族被煎鍋燒著，大老闆被股市綁著，學生們被聯考強暴著，作家們被靈感大神玩弄著，但是卻有一群人是在這樣的空間這樣生活著。隨著麻將喀啦啦大響，我向那幾位大嬸連聲道謝，退了去。從靠近她們到離去，老伯只是一根接著一根菸抽著，偶爾與她們攀談，正眼都不看我一眼。我從老伯的眼神與他所處的人際關係中，看到的是滿足，而不是我們狂妄自大飄渺幻想的遺憾。

走回機車旁，發動，騎上山，仔細的感受夾帶著冷雨的風刺在臉上的感受，還有氣味。

冷風帶來了甜的海與鹹鹹的記憶，你有發現嗎？

跛腳老人嶄亮的白色T-世V T-世V，就是他的白色保時捷，天天親乾淨，你有發現嗎？

那日劇本創作課，結束後，與老師在陽台抽了根菸，他說道：你利用周遭事物的觀察而去發想，進而創作，是好的喔，繼續保持。

我替老師點了根菸，他食指中指相疊點了點我後，我收起打火機，思考這話與背後的意義。而後，我解讀與告訴自己的是：知識，只要 google 那 0.00 幾秒就可以取得，但是謙卑與尊重卻要用一輩子去學習。

雖然強迫症還是繼續騷擾著我的日常生活，雖然我看書閱讀感受總是要二見鍾情，雖然我還是沒有辦法快快的做好好多事情。但是沒關係，因為觀察和感受已經出獄，且有了想寫詩的心。而第一首詩，詩名《發現發現》，為 79 行句詩。第一次寫詩，不知道好壞，但也不用知道好壞。

最後一段：

你有發現，其實父親呼氣的秒數比吸氣多了整整一秒嗎？

你有發現，自己只有 20 來歲，卻有了生命時間不夠用的惶恐了嗎？

你有發現，人能作詩，這心，為人類這物種尚未被上天滅絕的理由之一嗎？

你有發現，只要生命脈搏想要再開始大力跳跳跳跳跳，什麼時後都不算晚嗎？

你有發現，發現有你〈妳〉了，就是起點嗎？

最後一句，寫的時候，想著小屁，想著那壓縮著我與她合照照片的檔案夾，想著是她很認真的觀察我，感受我，然後進到我胸口，把柵欄硬生生扳開，吻了想寫詩的心給我的。



給大屁：

《生命之詩》是一部有意思的電影，裡面有很多層次的死亡。儘管美子生活得不算好，可是還是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出門，儘管不曾作過詩，卻仍這麼努力的想創作出一首詩，這是什麼心態呢？

美子用「擺亡者女學生相片」這麼弱的方式去試探孫子，要他孫子知錯認錯改

錯，爲什麼呢？南韓社會怎麼了？居然一個外婆要教訓自己的孫子都得用這麼沒魄力的方式？結局前一場美子警告孫子說：你媽媽要來見你了，所以要剪指甲洗澡。直到最後一場警察與美子談話而孫子被押上警車，連接其後的則是那個女學生的笑容。我好喜歡這個點。除了對父權的委婉控訴，就是一個女人試圖用自己剩下的生命開出一朵花：對孫子的教育，還有保護，甚至是努力完成小學時寫詩的念頭…美子流淚的原因有許多層面，那時我感覺到她隱晦的部分死亡。

其實當美子跟女學生的媽媽講李子投擲到地面上這麼浪漫風花雪月的事，拿出紙筆寫下：「李子投擲到地面上 如同青春不復返夢想墜落」的詩句。離開之後回頭才想起：啊，那是女學生的媽媽啊。那個表情很經典，我很想笑，不是因爲可笑，是因爲覺得美子可愛，那時候我感覺到她對寫詩的意念是這麼廣大，真好。

ps：是你逼我寫的電影觀後心得。哼！呼~完稿感覺真清爽。耶斯！

美炸了滴小屁 上



「妳的肚子真的和胸部一樣大耶。」我搓著小屁的腰椎肉，終究無法入眠。

「你真的很不好色耶。」小屁笑嘻嘻的回應我，眯起眼睛躲避我的手指攻勢。

小屁說我是個不好色的男人，因爲放棄追求巨乳細腰翹臀皮膚細緻看的到紫色血管、不時像林黛玉吐血昏倒、萌系的美少女，而是選擇了一隻大象女孩。

大象小屁是啦啦隊出身，力大無窮，前陣子 50 公斤的她把 70 公斤的我整個舉起來，驚爲天人。

「小屁，如果我最後強迫症越來越嚴重，嚴重到嘴巴、眼睛、鼻子都打結，脾氣暴躁，就像隻蟲只能在床上扭動，妳會養我嗎？」

「會啊，我是小富婆！」

我是小富婆，她總是這樣說。我們真的沒錢的話，可以住小一點的房子，開小一點的車子。我總是這樣回。

她舉起我。

「如果都能聽得見，但是要妳選擇消失嘴巴或眼睛，妳要選哪一個？」

「嘴巴吧，因爲有眼睛可以看書。」小屁說道。她愛閱讀，並且迷信的在枕頭下放了許多詩集，就如同我喜歡在任何時刻閱讀，好向天公伯宣誓我的決心〈譬如利用等人時刻在街角以昏黃的路燈閱讀，名爲：感動天地閱讀法『有小屁的照片作證』〉。

「我都要。都不要消失。」

「賤耶。」

其實都消失也無妨，不怕，她舉得起我啊。

「前幾天在誠品看到一系列新人出的小說，封面斗大的寫上：『未來十年，華人世界您不能忽視的聲音』，小屁，妳知道爲什麼那些新人裡沒有我嗎？」我轉過頭定眼耍帥的問小屁。

「爲什麼啊？」

「因爲我是『未來三十年，即將改變世界小說藝術的聲音』我要像馬奎斯或昆德拉那樣，志業小說藝術，並且把自己變成一個超敏感的受器，讓時代歷史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科學戲劇洪流在我身體內脈動，然後用文字使出像龜派氣功波一樣的小說喔！」

小屁露出大象笑容說道：「帥慘了！」

總是有這樣的兩人小小世界可以隔離這個資本重商不停奪取、喧囂、滯留髒汙泥的社會。總能在小屁身旁聞著她的氣味而放鬆，強迫症隱密到某個角落，小屁的大象屁股把他壓住，不讓他作怪。

總有這樣一個，小屁和我，不管學界業界差距、商業利益、現實挫折、人類極限、競爭者的醜陋病態打擊、左派右派長久以來的殺戮…總有這樣一個，我們倆可以開心做夢、唬爛、然後抱著一起入睡，聽著對方打呼卻不覺得煩躁的時刻。

神經快要打烊，進入睡眠狀態只剩一線之隔，差一步就要跨過，迷濛時，輕輕的聽到小屁說了：博客來的書買太多沒關係，慢慢看。你不舒服的話，我可以念給你聽啊。

如夢亦似幻，她舉起了我。

鄭強迫先生變心、情迷巴士海峽，從我後腦岸邊踏上浪板漸漸的隨著潮汐走了，你有發現嗎？

你有發現，鄭憂鬱小姐穿比基尼，在沙灘踏著步伐玩起來，向岸邊的我揮手告別了嗎？

大象女孩，鼻子一捲，吐出水氣，就可以熱熱的把我沖乾淨、淨化耶！發現了嗎？

你有發現，小說家虛構故事，非關樂高組曲。為生命領航員，用唬爛拼湊出比現實更真實的逆水平劈擊，使你胸口如整排草莓加牢靠的內傷，以三澤光晴死在志業舞台上的心，講故事啊！

早餐店的楊一展，結帳出早餐店，步向陽光的所在。穿西裝、手中拿著一束自信玫瑰花，真實帥慘了。你有發現嗎？

